



北京大學

《文学中的爱情》 期末论文

题目： _____ 《白痴》： 爱情中的自我毁灭

学号 姓名： _____

二〇二六年 六 月

目 录

第一章	声明.....	1
第二章	引言.....	2
第三章	娜斯达霞的自我毁灭.....	3
3.1	“理性的动物”?	3
3.2	当幻想来到现实.....	4
3.3	幻想之后的幻想.....	6
第四章	结语.....	9

第一章 声明

本人在完成本项作业的过程中，未使用任何 AIGC 工具。本人确认，作业中的核心观点、论证逻辑、数据分析及最终文本均由本人独立完成，并对所有内容的原创性、准确性及可验证性负全部责任。本人知晓，将非本人完成的作品（包括由 AI 生成或实质性修改的作品）声称为自己的原创成果，将被视为学术不端行为，并将依据北京大学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本人在文中将大量谈论个人理解与个人观点，基本没有任何专业的评价，**可能包含较为极端的理解方式**，并不具有足够的参考价值，请见谅。

为了尽可能完整展示人物性格，我不得不在文中引用了一部分小说原文，因此使得本文略显冗长，十分抱歉。

第二章 引言

《白痴》似乎并没能在读者中取得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相比的地位。依本人颇为狭隘和业余的阅读体验，《白痴》中的许多主要人物的刻画都难算出彩。陀氏似乎有意将梅什金公爵塑造成堂吉珂德式的人物（“生命在他身上替换下了理智，他只留下了感情”^①），但他又试图借公爵之口表达其某些较为保守的政治思想，公爵因此被迫担任了“传道圣徒”的角色；陀氏似乎又想将罗戈任塑造成一个“反基督”份子，可罗戈任的出场几乎全都是“为了娜斯达霞”，我很难从他的性格中看出某些属于他的独特的东西，远远不如《罪与罚》中的斯维德利盖洛夫，甚至都不如同部作品中的加尼亚；对于阿格拉娅的塑造，我明白陀氏想要塑造一位古灵精怪的贵族少女，可他塑造出来的却像是随便一位一流作家的笔下都可能写出的带有贵族娇小姐气息的角色，而远远不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而敏感的大脑。当人们习惯性地谈论《白痴》中对阿格拉娅的世俗之爱和对娜斯达霞的宗教之爱时，我总疑心阿格拉娅到底有什么可爱的部分。总之，我怀疑其中的很多角色都太过扁平，他们被以某种特定的目的编排到小说中去，为此几乎丧失了他们自身作为人的复杂性。

我在上面吐露了一系列我个人对《白痴》的不满，但这些不满没有完全掩盖我对这部作品的喜爱，这种喜爱几乎全部来自于娜斯达霞。我认为这是一个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大脑中跳出的伟大的角色，整部《白痴》中的其他**所有**角色与之相比好像都相形见绌，她身上有独特的属于她的，也属于人类的灵魂。当陀氏在创作《穷人》中的瓦莲卡、《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室人与丽莎、《罪与罚》中的索尼娅、《赌徒》中的阿列克谢和波琳娜时，他也许就已经注意到并开始描写这种灵魂。而在娜斯达霞身上，这种灵魂以一种血肉喧嚷的方式、像是一把钝器狠狠地击倒了读者。我将在[三]中引用若干原文段落，在我阅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我一句话都说不出，而且完全无法思考，只能看着那些文字粗暴地挤入眼睛，并摧毁沿途的一切。

^① 该句原文出自《罪与罚》，纪德引用此句来描述梅什金公爵

第三章 娜斯达霞的自我毁灭

“人们以西方人的逻辑出发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主要是他笔下人物的性格，他们往往不合情理、优柔寡断，而且几乎总是不负责任。他们的形象因而可能显得乖戾而疯狂。他的人物毫不顾及性格的一致性，他们乐于向其天性尚能容忍的一切矛盾、一切否定面让步。也许正是这一不连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感兴趣。他不但不隐藏它，而且从不停歇地让它显现出来，让它发出光辉。”^①

3.1 “理性的动物”？

似乎许多人都坚信“人是理性的动物”，于是我们的娜斯达霞好像就因此被他们排除在了“理性人”的团体之外，也许还会被放逐到“文明人”的范畴之外。姑且按照他们这么认为吧。那既然娜斯达霞被放逐到了文明之外，她好像只能被归为某种动物，她的行为好像只能被归为某种动物的本能。可她很快就会发现：她甚至无法在动物中找到栖身之所，因为几乎所有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当一头随便什么野兽偶然在路边发现某块肥肉时，它不可能为此产生任何自我贬低的想法，它一定会冲上前去大快朵颐，就像一头聪明的野兽一样。

可娜斯达霞是怎么做的呢？当她已经几乎要决定停止对阿法纳西的报复并嫁给加尼亚，当罗戈任带了一堆醉汉，意欲用十万卢布“赎”下她（甚至可以说是“试图买下她”），此时刚刚继承一笔遗产的公爵却愿意给她那个她幻想了那么久的幸福！可她竟然拒绝了公爵，收下了罗戈任的十万卢布，把它们扔到火里，然后跟着罗戈任离开了。

当一个理性人、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信徒看到这段剧情时，也许他会认为娜斯达霞是个疯子，也许他还会进一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个疯子。而有一批“陀学家”试图为这种行为做出一种解释，为此也许看上去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解释仍然来自于纪德，他认为东正教特有的“提倡忏悔”的教义使得“他们需要把自己贬低到比别人更加卑微低贱的地步”。然而很明显的一点是，这种心理绝不单单在东正教信徒上才会存在，不然陀氏也单单只能成为东正教信徒的作家。也许东正教的这种教义的确启发了陀氏注意到这种心理，但这种心理毫无疑问是属于全世界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同样经历过类似的时刻。所以我敢说，陀氏所描写的心理是属于全人类的，而且这看上去绝非是因为今日的科技进步而产生的、也绝非是因为未来的科技进步而消亡的。这是只有天才的、悲悯一切苦难的人才会发现的心理。

^① 出自纪德于 1922 年发表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3.2 当幻想来到现实

好像很多人都会在真正恋爱前先在脑中幻想一个“完美恋人”的形象。他们会将他们所了解过的所有美好品质全都缝在这一个人身上，她的形象因此越发飘渺而遥不可及起来。对我们的娜斯达霞来说，她同样幻想过这么一个形象，而且她还在这份幻想中寄予了更多的东西。当她正在阿法纳西的村庄里饱受折磨时，她似乎将自己得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这个人的身上：

“难道我没有幻想过嫁给你吗？这点你说对了，我早就幻想过，还是在他（指阿法纳西）的村庄里，我孤零零一个人度过了五年。我想啊，想啊，常常这样，幻想啊，幻想啊，就老是想象着像你这样的人，善良、正派、心好、也是这么傻乎乎的，忽然来到我面前，说‘您是没有过错的，娜斯达霞·费利帕芙娜，我敬爱您！’常常这样想入非非，简直要发疯……而那时来的却是这个人，一年中住上两个月，使我蒙受耻辱！”

她于是开始将这个人的出现视作一个标志，她相信只要这么好的一个人开口承认她是“没有过错的”，她就可以脱离苦海、洗清污垢。她似乎并没有将自己放到比对方更低的位置上去。如果一个人常常幻想自己会被拯救，那一定是因为她认定自己值得被拯救、值得拥有幸福的。她之所以将对方想象的那么好，正是因为她认定自己也有这么好。她认定自己也是同样的“善良、正派、心好”，只是出于命运的捉弄误陷泥沼。只要有那么一个人将她拉出来洗一个澡，过去的一切都将过去，未来的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她是那么看重自己的骄傲，因为这种骄傲使她坚信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因此当她听说阿法纳西即将结婚的消息时，她不能允许这样一个侮辱了她清白的人就这么全身而退，她不能允许自己无法实现对这种侮辱的反抗，甚至说是报复（关于这一心理，我们在后面她和阿格拉娅的对话中还可以见到），于是她立刻赶到了城里阻止了阿法纳西的婚礼。这场报复起于阿法纳西的侮辱、起于她的骄傲，却是以一种接近同归于尽（甚至娜斯达霞本人在这场报复中遭受了比阿法纳西更多的痛苦）的方式进行的，她后来如此说道：

为什么我让五年光阴流失在这种愤恨之中！你信不信，四年前，我有时候想过，是不是索性嫁给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算了？当时我是怀着一种怨愤这么想的；

.....

后来，感谢上帝，我想道：他是只配愤恨的！这一来当时我突然对他感到很厌恶，如果他自己来求婚，我也不会嫁给他，整整五年我就这样装样子的！

不，最好还是到马路上去，那里才是我该呆的地方，或者就跟罗戈任去纵情作乐，或者明天就去当洗衣工！因为我身上没有一样自己的东西；我要走的话，就把一切都扔还给他，连最后一件衣服都留下，而一无所有了，谁还会要我，你倒问问加尼亚，他还要不要？连费尔迪先科也不会要我！……

她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报复是在毁灭自己，她也做好了在报复结束时走向毁灭的准备。可当我阅读上面这段话时，我并不感觉娜斯达霞有某些自卑的表现，我感到她是以一种殉道者的情感去进行这场报复的，她也远远不认为在场的人要比她高尚多少。她夸赞加尼亚的妹妹有个性（这位妹妹在娜斯达霞来拜访时高喊“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从这里赶走”），却并没有把自己放到任何比加尼亚妹妹地位更低的地方去。不可否认的是，娜斯达霞的确是“名声放荡”（我不得不在这里着重强调只是“名声”上的）的女人。也正因此，她除了她自己以外一无所有，她只能紧紧抓住自己，依靠自己的骄傲才能抬起头来。借以这种骄傲，当她喊出“谁还会要我”的时候，她并没有放低任何自己的地位，反而是一种嘲笑大家囿于公众名声的无知。娜斯达霞在此刻不会羡慕任何其他女人的生活，她明白是自己选择了这条报复的路，她并不后悔。

可是，当公爵说自己要娶她的时候，当她原本已经不抱希望的现实重新向她伸出了手后，当她突然发现自己可以不用再以满是尖刺的方式面对世界。当她几乎就要将手伸给公爵时，她的骄傲就失去了附着，并且逐渐从她身上剥落。她发现自己的幻想成了真，真的有那么一位人来拯救自己了，而且他和自己想象中的一样美好。当娜斯达霞准备步入爱情之时，她就不能再像曾经那样只从自己的心里审视自己，而是终于不得不从外部世界看自己，她对自己的幻想在那一刻彻底崩溃了，她发现从外部的世俗视角来看自己是那么卑劣，她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通过公爵的一句话就恢复“清白之身”，她发现自己在世俗意义上远远配不上公爵，她发现自己走不到前面去了：

“公爵，你看着，你的未婚妻（指娜斯达霞自己）收下了钱，因为她是个放荡女人，而你却想娶她！你哭什么呀？你痛苦，是吗？依我看你还是笑吧。”娜斯达霞·费利帕芙娜继续说，她自己的脸颊上挂着两滴晶莹的大泪珠。“相信时间吧，一切都会过去的！现在改变主意比以后变卦得好……你们干嘛全都哭呀，连卡佳也哭了！”

……

你认为不是吗？我也许就是自己高傲，其实不需要，反正我是没有廉耻的女人！你刚才称我是完美的人；光是为了夸口，把百万家财产公爵的名分踩得稀烂，而去住贫民窟，好一个完美呀！好吧，这以后我怎么做你妻子呢？

娜斯达霞在临走之前对女伴卡佳说：“我让你一个正派女人来照料我这么一个放荡女人。”这与她之前说加尼亚妹妹“有个性”已经完全不是同样的心态了。这句话中有痛苦、有自嘲、而且有一些羡慕。娜斯达霞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个（舆论上的）“正派女人”，如果可能的话，她甚至愿意和卡佳交换人生。这样她就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奔向公爵，奔向她期待了如此之久的幸福！

3.3 幻想之后的幻想

当娜斯达霞跟着罗戈任走后，她却一直拒绝和罗戈任举行婚礼。她仍然挂念着公爵的幸福。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此时她的骄傲已经支离破碎起来（我们会看到后面她是如何重新捡起自己的骄傲的），于是她狂热地崇拜着阿格拉娅，她认为阿格拉娅完美无缺，她称阿格拉娅“对于我来说就像对他（指公爵）来说一样是光明之神，而天使是不会憎恨的，不会不爱的”。她幻想着公爵会和阿格拉娅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像是曾经她幻想心中的自己能和那位傻乎乎的好心人过上幸福生活一样——她希望自己的幻想以另一种方式成真，即使她再无法成为这种幻想的主角。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她认为阿格拉娅就是另一个清白的自己。她将自己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阿格拉娅身上，她偷偷幻想自己以阿格拉娅的视角，作为一个清白的家庭的清白的女人，含羞地笑着走向自己的爱人。

当她在路上遇见公爵和阿格拉娅会谈后：

她（指娜斯达霞）发狂似的一下子在马路中间跪倒在他（指公爵）面前；他吓得后退了一步，而她抓住他的手，吻它，就像刚才在梦中那样，她那长长的睫毛上此刻正闪烁着泪花。

“你幸福吗？幸福吗？”她连连问，“你只要对我说一句话，你现在幸福吗？今天，此刻？在她（指阿格拉娅）身边？她说了什么？”

可阿格拉娅不是光明之神、不是天使，她只是现实中的一个平凡人。她有自己的骄傲和嫉妒，她有自己的缺点和情绪。她只是一位贵族娇小姐。当阿格拉娅带着公爵去与娜斯达霞对峙时，当阿格拉娅最终试图以贬低（或者说侮辱）娜斯达霞的方式，去获得自己在这场“竞赛”中的高位时，娜斯达霞最后的寄托在阿格拉娅的幻想就这么轰然倒塌：

“您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她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倔强回答着娜斯达霞·费利帕夫娜的反诘。

“您大概是听错了，”娜斯达霞·菲利帕夫娜惊讶地说，“我怎么对您说话了？”

“如果您想做一个正派女人，那么当初您为什么不抛弃您的诱惑者托茨基……不搞演戏那一套？”突然阿格拉娅无缘无故说。

“您对我的境况知道些什么，竟敢这样指责我？”纳斯塔西亚·菲利帕夫娜打了个颤，脸色白得可怕。

“我知道，您没有去工作，而是跟富翁罗戈任跑了，以便把自己装扮成被撵出天国的天使。托茨基曾因为这个天使而想自杀，我并不惊奇！”

“住口！”纳斯塔西亚·菲利帕夫娜厌恶而又仿佛痛苦地说，“您对我的理解就像……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的女仆一样，她不久前跟自己的未婚夫在民事法官那里打过官司，她还比您理解得好些……”

“正派的姑娘想必是靠自己的劳动谋生。您为什么对一个女仆如此蔑视？”

“我不是对劳动蔑视，而是在您说到劳动时对您蔑视。”

“想当正派女人，那就去当洗衣妇。”

两个人都站了起来，脸色发白，彼此对视。

这样一位“天使”，竟然不得不以可称“肮脏”的词汇去攻击娜斯达霞，仅仅为了取得这样一场出自“嫉妒”的比赛？娜斯达霞之前总在用外部的世俗眼光看待她和阿格拉娅，她看到阿格拉娅是美丽的有个性的正派贵族小姐，所以她那么笃定阿格拉娅配得上公爵。可当她在与阿格拉娅的对话中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内心，当她看到阿格拉娅实际上不过尔尔的时候，为了应对阿格拉娅的侮辱，她原本支离破碎的骄傲（这正是她过去在舆论的重压下所磨练出来的骄傲）立即被重新拼凑起来。她高喊着“为了什么我要去他们面前这么作贱自己”，而阿格拉娅甚至不能容忍公爵对娜斯达霞流露出的任何一点同情。阿格拉娅最终离开了，而娜斯达霞也决定嫁给公爵。这个决定背后究竟有怎样复杂的情感呢，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娜斯达霞自己的幻想、有多少是出于对阿格拉娅侮辱的反击、又有多少是因为娜斯达霞重拾的骄傲呢？

公爵也跟着（阿格拉娅）跑去，但在门口一双手紧紧把他搂住了。娜斯达霞·菲利帕夫娜绝望的变样的脸上的双眼逼视着他，她嚅动着发青的嘴唇问：

“要去追她？去追她？……”

她失去知觉倒在他的怀里。他抱起她，把她送到房间里，安放在圈椅上，自己则站在她旁边呆呆地守候着。茶几上有一杯水，回来的罗戈任抓起杯子，往她脸上泼了些水。她睁开眼，有一会儿她什么也不明白，但突然环顾了一下四周，战栗了一下，发出一声惊呼，便朝公爵扑去。

“是我的了！是我的！”她高呼道，“骄傲的小姐走了？哈——哈——哈！”她歇斯底里地笑着，“哈——哈——哈！我竟然把他让给过这个小姐！为什么？为了什么？真是疯了！真是疯了！……滚开，罗戈任！哈——哈——哈！”

可这种重拾的骄傲是脆弱的，当娜斯达霞再次见到世俗的恶意时，这种骄傲就会摧毁。

娜斯达霞·费利帕夫娜站起身，再次照了下镜子，据后来凯勒尔转述，她带着苦笑说，她的脸“像死人一样苍白”，接着虔诚地朝圣像行了礼，便走到外面台阶上。喧闹的人声欢迎她的出现，确实，最初一瞬间曾听到笑声，掌声，甚至哨声；但过了这一瞬间便响起了别的声音：

“好一个美人！”人群中有人喊道。

“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一切都被花冠掩盖起来了，傻瓜！”

“不，您要是找得到这样的绝色美人，乌拉！”靠近的一些人嚷着。

“公爵夫人！为这样的公爵夫人我愿意出卖灵魂！”一个办公室小职员喊了起来，“我愿用生命的代价来买一夜的欢爱！……”

她的骄傲也许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她，毫无疑问她明白这都是一群粗鲁的、丑陋的人们，毫无疑问她明白自己要比他们高尚得多。可当那些人呼喊公爵的名字，当他们侮辱着公爵的时候，娜斯达霞又怎么能忍受自己成为公爵的一块污点？首先她就不愿意因此而使公爵的名誉受损，这是出于她对公爵的爱；其次她也不愿意使自己永远成为一块洁净的布上的污点，这是出于她自己的骄傲。她当然明白只要她登上马车，只要她和公爵结婚，只要她能抛开一切公众的议论（而且这些议论也的确应该被抛开），她就可以收获幸福。可她抛不开，所以她做不到。此时距离她离开托茨基的家中，距离她逃离那块泥潭已经如此之久，可她明白自己再也无法成为她曾经幻想过的那个被拯救的女孩。

她跟着罗戈任逃走了，并且最后被罗戈任杀害。

第四章 结语

在确定选题时，我曾一度不愿意选择《白痴》。一开始我想选择陀氏的《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后来我又想过要不要去写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的彼得。促使我决定选题的原因是一款争议游戏的发布（由于我没有实际玩过这部游戏，因此后面谈论的内容全都是我在网上了解的，可能有偏差），作为妓女的女二在这部游戏中甚至不仅要遭受来自网友的辱骂（并被 p 成各种各样的梗图），甚至不得不遭受来自主创的恶意。女二从始至终都在疯狂贬低自己，认为自己妓女的身份使自己变得无比肮脏。她因此对男主百般讨好，几近谄媚。可男主心里却始终瞧不上她（甚至直到男主需要女二来养活，他也没有选择与她在一起），男主只是从女二身上获得一种“自己是好人”的满足感、顺便享受女二对他的崇拜罢了。

不少网友攻击这游戏完全是“文青病”，有些极端者因此将矛头引向部分曾描写过妓女题材的小说，这使我极其愤怒。我非常喜欢《白痴》中的娜斯达霞，正如我在引言所说，首要原因就是她是拥有自己灵魂的角色。陀氏的伟大之处远非一些故作深沉的跳梁小丑可以比拟的，娜斯达霞这样的角色也远不是这样一部粗制滥造的游戏中，为了“卖惨”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被刻意捏造的角色可以媲美的。部分网友的评论几乎能让我想起娜斯达霞最后走向婚礼前那些粗鲁的围观群众，我看到他们无止尽的荡妇羞辱，仅仅是因为女二的身份而不是她的性格。这好像又让我想起了《霸王别姬》里的菊仙。坦白而言，在相关话题下，我其实是一个观念较为保守的人。但我想在讨论观念保守与否之前，也许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同情心。在 C 君课上讲到过的许多事情中，我也逐渐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这些思考最终促使我选择了《白痴》中的娜斯达霞，并写就了这篇文章。

感谢 C 君一学期的授课 C 君我喜欢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感谢助教哥哥姐姐们的付出，感谢《文学中的爱情》这门课程。